

能得到很好的結果。

記得去年「戊文事變」，各鄉民軍一面打仗，消滅地痞流氓，一面高呼「擁護中國國民黨！擁護中央政府！擁護蔣委員長！打倒貪官污吏流氓地痞」的口號，這可見他們對本黨對中央對領袖的信仰了。

邊疆同胞不但不能寫字，就是識字的人也很少。那末我們怎樣辦呢？各項表報常由縣黨部替他們填寫或折中辦理，只要他們在做實際工作就對了。總理遺囑，黨員守則，由我們指定學識較好之同志以口述方式傳授之。記得有一次我經過長春街，看見×區分部的幾位女同志一面在做針線謀生活，一面口裏在背誦黨員守則，並且彼此問答研究其中的意義，當晚我興奮得不能睡覺。

至於小組會，我們非常認真。初經劃編的小組，大多因為黨員未受過教育，不能發言。於是能力較強之同志或縣黨部參加人為之編擬演說詞，以親近和藹之態度像教小弟弟小妹妹一樣的叫他們循環演講。經過幾次以後，公然能參加討論意見了。

四

以上所舉，僅是我們工作的大概，足以自慰的幾點。

老實說：共產黨虛滑的宣傳是掩飾不了殺人放火的罪惡的。丹巴人民受其災害，至今未能復原。今後絕沒有它發展的餘地了！世界第一高原上已經飄揚着青天白日的旗幟！邊疆工作寶貴的材料太豐富了！邊疆同胞誠樸篤實太可愛了！我永遠願做黨務工作！我永遠願在邊疆做黨務工作！

我怎樣做邊疆黨務工作

革命外史

陳春生

鍾榮光曾被袁世凱拘禁

前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，字惺可，係革命老同志而充廣州博愛中西報記者。未反前，與女同志鍾芬女士結婚，開近代同姓為婚之先河。事通文翰，一妻一主，解脫委託，聽其自由別嫁。妻亦通文翰也。清季以事過天津，為直隸總督袁世凱所聞，將其逮捕。時有某督致西人牧師開之，欲向督道保釋，鍾願止之，謂袁世凱不長洋人，若有西教士獲類，反觸其忌。其後得釋放，惟被革其功名。路謂該舉人既斷髮易服，即不認身為舉人，理合予以擬革等語。

革命黨釋妖之異聞

昔時廣東肇慶府衙門有一古井，重加封鎖。故老相傳，井中有妖，怪能害人，包老滿在任時，將井封鎖。妖怪遂不能作祟。故歷任肇慶府知府皆不敢將井開放。辛亥反後，周之貞同志為肇慶縣知事，駐節於肇慶府署。彼為革命黨人，素來主張破除迷信，聞本署有此怪井，特命所部名閻三者將井開放，看其有何影兆。後卒毫無影響。有信譏譁稱數之說者，謂關於此井，數百年前已有一井中妖怪收者，包成潭一之論，不知其意何而封鎖之也。陸放者，人初以為由姓陸之人所放，於今之故妖者名閻三，俗語謂閻三即陸也，故云收陸放。蓋大凡識多作隱語，甚少開明揭出者，今一包若何，留待後來證實可也云云。